



碑帖

喻兰 著

基础 学 基



人民教育出版社



喻
蘭

碑帖

喻兰 著

基础



人民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碑帖学基础/喻兰著.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2011

ISBN 978 - 7 - 107 - 23327 - 2

I. ①碑…

II. ①喻…

III. ①碑帖—基本知识—中国

IV. ①J292. 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11406 号

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网址: <http://www.pep.com.cn>

人民教育出版社印刷厂印装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2011 年 5 月第 1 版 2011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87 毫米 × 1 092 毫米 1/16 印张: 13

字数: 200 千字 印数: 0 001 ~ 3 000 册

定价: 26.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本社出版科联系调换。

(联系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17 号院 1 号楼 邮编: 100081)

序

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我们的文明成果也有着独特的承载与传播方式。而在诸多文明成果中，文字材料无疑是最突出的。因为在人类所有传达思想方式中，文字的成果最为直接。在印刷术普遍运用之前，我们的先民希望找到一种既便于传播又能传之久远的材料，如木材、竹子、龟甲兽骨、金属材料、丝织品、石头等，所以有简牍文献、帛书、甲骨文、金文、石刻文字等文化载体。其中很多材料要么不易获得、要么不易保存、要么制作不便，在历史上兴盛过一段时间便不再大量使用。

真正被长期大量采用的是石和纸。石质材料容易获得，它的好处是坚固而能传之久远，体积大而堂皇醒目。世界上其他民族的文明中石刻也是重要的文明成果的载体。纸是中国的四大发明之一，便于书写、流通，并直接催生了印刷术，所以纸张最终代替了其他的选择，成为通用材料。即便如此，石头材料由于其特殊的文化积淀，在我们的民族文化传统里，并没有因纸的应用而消失。一些重大文明成果需要保存传播，人们首先想到的还是石头。东汉末年，人们感觉到儒家经典在传播过程中出现错讹，经过朝廷的允准，一批学者用几年时间校点，将七部经典刻在四十六块高一丈多的石碑上，供人们学习。清朝康熙至乾隆年间，有个叫蒋衡的书法家花了十二年时间，用小楷写成《十三经》，凡八十余万字，后被刻碑立于太学。当时儒家典籍文本很容易获得，之所以要做这项工作，关键在于树碑刻石以郑重其事。到现在，我们仍然要为一些重要的事件立碑题铭，因为它显得宏伟庄重。

从现在我们所知的材料来看，自战国时期开始，石刻文字一直是古代社会重要的文化成果。大到经典宏文的刊布，小到一个地界的标志，种类繁多。甚至每个人在其一生之中都或多或少与石刻产生联系，石刻文字无疑是记录我们这个民族生活方式的一个重要部分。随着时代的变迁，石刻所涉及的内

容及形制也在发展变化。可以说，石刻文字本身就是一部文化史。由于种种原因，一般将这些带有文字的石刻都称之为“碑”。

一般意义上所说的帖，也基本上都是石刻产品（除了少数如《淳化阁帖》采用木质材料外）。魏晋以来，书法成为文人士大夫的雅艺，名家墨迹受到重视，但由于古代传播方式有限，人们便发明了复制的方法，最早用双钩填墨来复制，可是这些方法因其产量有限而难以满足学习书法的要求，人们还是想到将名家墨迹刻到石头上，再用纸来模拓，可以得到无数的复制品，叫做“法帖”（又名“刻帖”）。

碑和帖在历史上都有很久远的历史，最后因为书法的缘故合到一处，但书法只是其文化内涵的一个方面，其他如文字内容、特定的款式形制、制作工艺、流传脉络等，都涉及很多历史文化问题，要了解这些内容，就需要做专门的研究。

喻兰博士从事碑帖等方面的研究多年。硕士论文以北魏墓志书法为研究对象，博士论文以宋朝刻帖为研究课题，可以说在碑帖两个方面都有深入的探索，又有多年教学经验。于今又对碑帖作系统的研究，写成《碑帖学基础》，可谓轻车熟路。就我所见，《碑帖学基础》提纲挈领，既有专业的深度，又有平实周详的知识点，可见作者对于历史成果之熟稔；条理清晰，不纠缠于某一局部之争端，化艰涩于晓畅，可谓善于剪裁取舍；语言平实，图文并茂，既可作为专业人士的入门之阶，也适宜于一般学者博涉通览。相信这部著述会受到读者的欢迎。

甘中流



第一章 碑帖学概论	1
第一节 什么是碑帖学	1
第二节 历代碑帖研究成果举要	6
第二章 碑的主要类型	16
第一节 碣石	16
第二节 摩崖	18
第三节 碑	22
第四节 墓志	26
第五节 塔铭	29
第六节 造像题记	32
第七节 石阙与神道柱	36
第八节 墓崩	40
第九节 石经	41
第十节 经幢	43
第三章 历史上的著名刻帖	46
第一节 单刻帖	47
第二节 历代丛刻帖	51
第三节 断代刻帖	69
第四节 个人专集刻帖	72
第四章 碑帖文字内容释读	79
第一节 异体字	79
第二节 避讳字	85

第三节 纪时	88
第四节 文史典故	93
第五章 碑帖文辞体例与行文格式	100
第一节 墓碑、墓志及葬塔铭文	100
第二节 造像记	104
第三节 墓誌	107
第四节 书信表状	109
第五节 题跋	114
第六节 碑帖行文格式	118
第六章 碑帖及拓本的制作过程	122
第一节 文字撰写与鉴选编辑	122
第二节 形式安排与调整	125
第三节 书丹、摹勒与镌刻	139
第四节 模拓与装裱	143
第七章 碑帖拓本的版本特征及其价值	152
第一节 原刻	152
第二节 重刻	164
第三节 翻刻	169
第四节 伪刻	172
第八章 碑帖鉴定	177
第一节 目鉴法	177
第二节 校碑考据法	179
第三节 文献考据法	187
第四节 其他辅助鉴定方法	191
附录 插图拼音索引	197



第一章

碑帖学概论

碑与帖本来是两个概念，由于书法的缘故，碑与帖常常被联系在一起，因为二者都是古代传承书法作品的重要手段。在这里，我们将碑帖问题作为一门学问来进行系统研究，有必要从整体上把握碑帖学研究的对象和范围，同时要对历史上有关碑帖方面的研究成果作必要的了解。

第一节 什么是碑帖学

碑与帖这两个词起源较早，但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学术领域，这两个概念的具体所指经常有所不同，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我们学习碑帖学，首先就需要对其名实加以廓清。

一、碑帖学的概念

简单地说，碑帖学就是研究碑与帖的学问。那么，什么是碑？什么是帖呢？

“碑”在碑帖学中有两个含义，一个是广义的，一个是狭义的。广义的“碑”是和“帖”对举的，指除去刻帖之外的所有石刻文字形式，包括碣石、摩崖、墓碑、功德碑、墓志、塔铭、刻经、造像记、石阙铭、画像题字等。“碑帖学”一词中的“碑”使用的就是这种广泛的含义。狭义的“碑”则特指诸多石刻文字形式中的一种，也就是我们熟悉的盛行于汉、唐时期的一种石刻形式，主要包括墓碑与功德碑等（有关墓碑与功德碑的情况将在下一章中详细介绍）。碑的这两种含义在碑帖学中都会经常出现，要注意区分。

“帖”一词汉代以前就出现了，原义是指加贴在帛书襟头上的题签。后来，“帖”的含义逐渐宽泛，人们将贴有这些题签的纸、帛书本身也称为“帖”。北宋以后，出现了“法帖”一词，指的就是可供后人取法的前代名家纸帛书墨迹。“法”是“可供取法”之意，“帖”指纸帛书墨迹。为了更好地保存以及广泛传播这些墨迹，人们将其摹刻于石板或木板之上，经过镌刻、模拓之后，以拓本的形式传播，这种形式被称为“刻帖”。碑帖学中所说的“帖”，指的就是“刻帖”。由于刻帖也属于法帖范畴，所以，在一般表述中，二者经常混用。本书为了清晰，一律使用“刻帖”一词，因为这种表述更能体现“刻帖”是经过镌刻的墨本这一特性。

刻帖大约产生于唐代^①，关于唐代刻帖的情况，最早的记载见于宋人的著述。黄伯思在《东观余论·跋十七帖后》中说：

右王逸少《十七帖》，乃先唐石刻本，今世间有二，其一于卷尾有“敕”字及褚遂良、解如意校订者，人家或得之；其一即此本也，洛阳李邯鄲家所蓄旧本颇与此相近。其余世传别本，盖南唐后主煜得唐贺知章临写本，勒石置澄心堂者，而本朝侍书王著又将勒石，势殊疏拙，又有一版本亦似南唐刻者，第叙次颠舛，文为《十七帖》而误目为十八帖，摹刻亦瘦弱失真，独“敕字本”及此卷本乃先唐所刻，右军笔法具存，世殊难得，诚可喜也。

黄伯思所说的“于卷尾有‘敕’字及褚遂良、解如意校订”的《十七帖》，就是《馆本十七帖》，又名《弘文馆帖》。此帖末尾有一大书“敕”字，“敕”字下有小楷五行二十字：“付直弘文馆臣解无畏勒充馆本臣褚遂良校无失”（参第三章图3-4-1）。《馆本十七帖》被黄伯思定为唐刻本，南宋姜夔也持相同观点。他说：“法帖始自贞观，褚遂良所校《馆本十七帖》是也。”^②

除《十七帖》外，唐代还流传着一些其他的刻帖，如《兰亭序》、《乐毅论》等经典名帖。南宋陈槱著《负暄野录》中有这样的记载：

元丰初，吴人得其石（《乐毅论》）于太湖水中，石缺过半，背、面皆有刻，面十三，背亦如之。……又上有小字云：“大和六年中勒毕”。^③

^① 喻兰《唐代法帖钩沉》，载《书法世界》第八期，安徽美术出版社，2003年。

^② 姜夔《绛帖平》。

^③ 陈槱《负暄野录》卷上《乐毅论》。

石上所记“大和六年（832）”乃唐文宗年号，那么此石本《乐毅论》应该是唐刻无疑。

南唐以后，刻帖这种形式逐渐被大众接受，两宋时期得到空前发展，公私所刻，不胜枚举，直至明清，历久不衰。

在廓清了碑与帖的概念后，我们就不难看出，碑帖学研究的对象是碑帖，碑帖就是指刻帖以及除去刻帖之外的所有石刻文字形式。碑帖学研究的主要内容也就是与碑帖相关的方方面面，包括碑帖的大小形制、出土地点、文字释读、内容考订、版本传承关系、新旧异同、真伪优劣等。不过，需要注意，由于碑帖原石、原板数量非常有限，大量碑帖都是以拓本的形式流传，所以碑帖学的研究对象更多时候指的是碑帖的拓本。

二、碑与帖的区别

通常状况下，碑与帖都是以拓本形式流通，这使得碑与帖经常被人们混淆，其实碑与帖是有本质不同的，它们的区别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1. 功用目的不同。前人刻碑的主要目的是托顽石之坚，使一些有意义的文字彰明当代并永垂后世，供人不断凭吊、瞻仰、诵读。这些文字或表功颂德，或追思纪念，或刻录诸家学说，或刊载释道经典。人们刻制它们的主要目的在于传载其文字内容，而其书法水平的高低，并不是人们关注的重点。

刻帖的出现则完全是出于对书法艺术的珍视，为书法爱好者与研习者提供历代名家法书的复制品，传播优秀法书范本是其主要宗旨。所以，对刻帖来说，书法水平的优劣是人们评判的主要标准，而文字内容并不十分重要。只要书法精美，即使是一些残札断简皆收不弃。因此，刻帖不仅保存了大量的古代优秀书迹，同时也反映出人们对于书法艺术的自觉追求。

2. 文字内容不同。不同的功用导致了碑与帖内容的差异。碑以颂德、纪事、追念、悼亡、祈福为主，形成一些特定格式与内容的文体，如功德颂、墓碑文、墓志铭、造像记，等等。帖以书法优劣为选择标准，故内容庞杂，多为帝王、名臣或文人所书诗词、歌赋、书札等。

3. 使用字体不同。碑与帖在字体方面存在着一定的差异，碑以端整的篆书、八分隶书以及正楷书最常见，而帖则以行书、草书、小楷居多。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差异，归根结底还是由于二者的文化功能不尽相同。

碑帖学是研究碑刻与帖学的学问，是研究书法史、书法理论、书法批评、书法创作、书法鉴定等的综合学科。

树碑刻铭是为了昭示天下，文字力求清晰、庄重、整饬。篆书、隶书、楷书笔画结构规范详尽，清晰易识，形态静穆端庄，很好地契合了碑刻庄严肃穆的文化功能需求。所以，历来石刻文字多用篆、隶与楷书。但也有一些例外：唐代初年，由于太宗李世民酷爱王羲之行书，所以行书入碑曾经风行一时。最早的行书碑刻就是他撰写的《温泉铭》与《晋祠铭》。此后，陆续又有高宗李治撰文并书的《李勣碑》，李邕书《李思训碑》、《岳麓寺碑》、《法华寺碑》、《李靖碑》，怀仁集王《圣教序》，僧建初书《玄奘法师塔铭》、《基公塔铭》，等等。这些行书碑刻尽管在文字辨识方面问题不大，但毕竟不是法度严谨的正体，其流美的笔姿难免会冲淡碑刻庄严肃穆之感。草书入碑就更加少见了，武则天《升仙太子碑》算是一个特例。

刻帖书迹则以行、草书为常见，因为刻帖收录的书迹多为古人信札、跋语以及诗词歌赋等，这些文体在日常生活交往中频繁使用，是人们互致问候、交流感情的重要途径。所以其文字的书写不仅要求方便快捷，而且力求传情达意，见字如面。行、草书用笔简洁流便，形态自由生动，最大限度地满足了这一需要。

4. 形制材料不同。从形制上看，由于石刻文字的种类繁多，所以形制也多种多样，如摩崖、墓碑、墓志、造像记、经幢等，均有各自独特的形制，下一章中将详细介绍。刻帖的形制相对单一，多为横式石板或木板，一般高一尺上下，宽一尺至三尺不等。

在材料方面，石刻文字的载体都是石头，而刻帖的材质除石板外，还有木板。如北宋初年的《淳化阁帖》就是刻在枣木板上的，它的出现可能是受当时雕版印刷技术的影响。木板刻帖与石板刻帖各有所长，木板刻帖制作简便快捷，在原料的加工、运输以及镌刻等方面，比石板刻帖具有更大的优越性，但缺点也是非常明显的：容易损坏变形，难以长久保存。《淳化阁帖》刻成后不久，木板便出现断裂，仁宗时已无法椎拓，北宋末年不得不重新翻刻。石板刻帖虽然在制作上相对麻烦，但石质坚硬，可以长久保存。

5. 上石方法不同。传统石刻文字大多直接书丹上石，即由书写者用朱砂直接把文字写在碑石表面，然后由刻碑者按石面上的笔画进行镌刻。刻帖则是摹勒上石，摹勒上石的过程将在后面详细介绍。

三、碑帖学研究的价值与意义

首先，古代碑帖保存了大量的古代书迹，是唐以前书迹最主要的遗存形式，为我们研究古代书法史，研习传统书法艺术提供了珍贵的资料，具有极高的书法艺术价值。随着时间的流逝，古代墨迹传世越来越少，尤其是唐朝以前的名家书迹，早已是凤毛麟角，更无论魏、晋、秦、汉。大量碑帖的传世，正好弥补了这一缺憾。历代碑帖真、草、隶、篆，无体不备，不仅从纵的方面反映了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书法艺术发展演变的基本规律，同时也可窥见某一时代各种书法流派的各种风貌。研究碑帖学，不仅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了解、构筑中国古代书法文化的历史，而且，对我们今天的书法实践依然具有实际的指导意义。

其次，碑帖学研究具有极高的史学价值。尤其是石刻文字，由于是“当时所立”，所以其记载“可信不疑”，“上足以征前代之事实，下足以匡史文之讹谬”^①。其中所述涉及的历史纪年、官职制度、姻亲世系、功德事迹等，无不是对史书的重要补充。同时，也可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特定历史时期社会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宗教、艺术、风土人情等诸多方面的情况，起着证史、纠史、补史的重要作用，弥足珍贵。碑以佐史，这是石刻文字的一大功用，向来为学术界所重视，清代学者阮元在《北碑南帖论》中说：“古石刻纪帝王功德，或为卿士铭德位，以佐史学。”

除此之外，碑帖学研究对传统文字学、古代文学等学科的研究都有相当的意义。从石鼓文到秦代小篆，从汉隶到草书、行书、魏碑、唐楷，可说诸体咸备，是研究汉字发展演变的重要资料，为小学考证提供了宝贵的实物材料。同时，古代碑帖中保存了前人大量的诗词文赋，其中有些早已失传，不见记载。这些古代诗词逸作，对研究古代文学有一定的补益作用。叶昌炽在《语石》^②里举了几个例子：

大抵石刻诗篇，颇有世所不恒见，可以补历朝诗选之缺。渊明之《归去来辞》，坡公之《赤壁赋》书者非一人，刻者非一石，递相摹拓，此亦如王侍书之法帖而已。余所见石刻赋，惟楼异《嵩山三十六峰赋》，僧昙潜书，笔意

^① 赵万里《汉魏晋南北朝墓志集释》，科学出版社，1956年。

^② 叶昌炽《语石》卷四《诗文》。

逼肖长公。易祓《真仙岩赋》，在融县。梁安世《乳床赋》，在临桂之龙隐岩。并皆佳妙。此三人皆无集行世，赋选亦不收，赖石刻以传耳。

其中《嵩山三十六峰赋》（图 1-1-1）刻于北宋建中靖国元年（1101），现藏河南少林寺。

第二节 历代碑帖研究 成果举要

历史上对碑的研究著述出现很早，《史记·秦始皇本纪》就引录了六件秦刻石铭文。南北朝以后，著录、研究石刻的著作逐渐增多，如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不仅是一部重要的历史地理著作，而且也是现存最早的一部石刻著录之一，记载了很多名胜古迹以及所存石刻情况。其中收录汉代石刻一百多处，曹魏碑刻近二十种。北宋以后，金石研究作为证经补史的重要手段得到重视，对石刻文字的收集与研究进入高峰。同时，随着刻帖的不断普及，对于刻帖的研究也逐渐展开。

传统上对碑帖的研究以著录、考释、品评为主，主要可分为四大类：一是目录图录汇编类，即著录碑帖及其详细帖目，有些附有简单考证；二是文字汇编及释文类，即著录碑帖文字，或对碑帖文辞内容进行释读解说；三是综合研究类，即对碑帖各方面情况进行综合研究考证；四是碑帖鉴定类，即对碑帖的真伪、艺术风格、艺术价值进行辨别、欣赏、评价。现择其有代表性的重要著作介绍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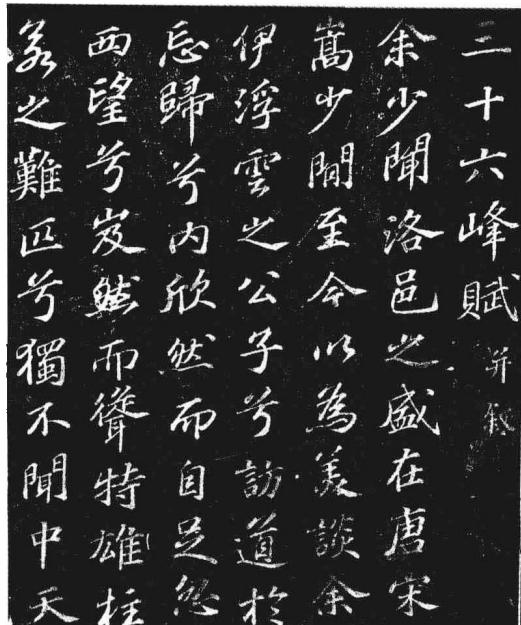


图 1-1-1 《嵩山三十六峰赋》 少林寺藏

一、目录图录汇编类

此类著述或详载碑帖目录，或大量收录碑帖拓片、图版，有些还附有简单的题跋考证。

1. 《集古录跋尾》

宋欧阳修撰，是目前存世最早的金石学著作。书成于北宋嘉祐八年（1063），全书十卷，共收四百多篇金石题跋，其中绝大部分为石刻题跋。其自序云：“上自周穆王以来，下更秦汉隋唐五代，外至四海九州，名山大泽，穷崖绝谷，荒林破冢，神仙鬼物，诡怪所传，莫不皆有，以为《集古录》。以谓传写失真，故因其石本，轴而藏之。有卷帙次第，而无时世之先后，盖其取多而未已，故随其所得而录之。又以谓聚多而终必散，乃撮其大要，别为录目。因并载夫可与史传正其阙谬者，以传后学，庶益于多闻。”当时辑集金石拓本汇为《集古录》，所集有千卷之多，《集古录跋尾》（图 1-2-1）只是其中部分拓本的题跋。此书原稿大部分都已佚失，目前传世只存四纸，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



图 1-2-1 《集古录跋尾》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欧阳修的儿子欧阳棐曾作《集古录目》，是欧阳修收藏的上千卷石刻拓本总目，但已佚失。

2. 《金石录》

宋赵明诚撰，书成于北宋末年，共 30 卷。前十卷为铜器铭文及碑刻拓本

目录，依时代先后罗列，石刻各注立石年月，撰、书人名。后二十卷为题跋502篇。全书所收石刻近两千种。其自序云：“余自少小，喜从当世学士大夫访问前代金石刻词，以广异闻。后得欧阳文忠公《集古录》，读而贤之，以为是正讹谬，有功于后学甚大。惜其常有漏略，又无岁月先后之次，思欲广而成书，以传学者。于是益访求藏书，蓄凡二十年而后粗备。上自三代，下迄隋唐五季，内自京师，达于四方，遐邦绝域，夷狄所传，仓史以来古文奇字、大小二篆、分隶行草之书、钟鼎簋簋尊敦甗鬲盘杆之铭，词人墨客诗歌赋颂碑志叙记之文章，名卿贤士之功烈治行，至于浮屠老子之说，凡古物奇器、丰碑巨刻所载，与夫残章断画，磨灭而仅存者，略无遗矣。因次其先后，为二千卷。”

又云：“若夫岁月、地理、官爵、世次，以金石考之，其抵牾十常三四。盖史牒出于后人之手，不能无失，而刻词当时所立，可信不疑。则又考其异同，参以他书，为《金石录》三十卷。”

又有政和七年（1117）刘跋后序云：“因忆侯在东莱静治堂，装卷初就，芸签缥带，束十卷作一帙。每日晚吏散，辄校勘二卷，题跋一卷。此二千卷，有题跋者五百二卷耳。”

欧、赵二家所集，皆拓本、目录、题跋三者配合，后代拓本佚失，只有目录、题跋流传。

3. 《宝刻丛编》

南宋陈思^①著，20卷。本书以《元丰九域志》京府州县为纲，各以古碑目系之其地，以地为经，以时为纬，把江淮以北的石刻也收录在内，自先秦至五代均有。是书征引赅备，每件碑石名目下集录各家题跋考证，碑石地点不明者附于卷末，非常详备。

4. 《法帖谱系》

南宋曹士冕^②著。书成于淳祐五年（1245），收录了由《淳化阁帖》衍生

^① 陈思（生卒年不详），临安（今浙江杭州）人。南宋理宗时，曾官成忠郎，拜国史实录院秘书省搜访。魏了翁谓思为“临安鬻书人”。性嗜古，通经史，尤擅书学。除《宝刻丛编》外，还编有《书苑菁华》、《书小史》、《海棠谱》、《两宋名贤小集》、《小字录》等。

^② 曹士冕（生卒年不详），字端可，号陶斋。其父曹彦约是淳熙八年（1181）进士，《宋史》有载。

出来的各种翻刻本三十多种，每种版本叙述摹刻始末，并考订不同版本之间的异同。附有法帖谱系图，清晰地说明了《阁帖》的辗转翻刻情况，也是目前所知最早的一部刻帖方面的专著。曹士冕自谓：“取生平所见诸帖，列成谱系，以备遗忘。”

5. 《寰宇访碑录》

清孙星衍撰，邢澍订补，12卷。全书按地区详细收录了历代石刻文字八千余种，上至先秦，下至元代，依时代顺序，每件石刻注明立石时间、撰者、书者、额题、字体及所在地等，原石佚者则注明引用拓本藏家。该书是一部比较完善的石刻文献目录。此后很多人仿照其体例加以补充，如赵之谦《补寰宇访碑录》、罗振玉《再续寰宇访碑录》、刘声木《续补寰宇访碑录》等，诸书收录石刻总计达一万五千种以上。

6. 《丛帖目》

容庚①编撰，共二十卷。以丛帖为主，分为历代、断代、个人、杂类、附录五大类，录目310种，网罗宏富。是书综前贤所述，补书学所未备，考谱系目，次第分明，剖辨得失，征引恰当。书中择要加入各家题跋，并为每种丛帖摹刻者撰有小传。博采众家，参以己见，要言不烦，故能集其大成，是专门集录法帖帖目的集大成著作，为研究帖学的重要参考书。

7. 《碑帖叙录》

杨震方编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出版。收录碑帖约一千四百种，每种著录书者、出土地点、行字情况等，间或附有图版。其友人潘景郑为此书作序，序中对此书的编纂情况作了简要介绍：

（杨氏）穷六、七年之力，利用平日积累之材料，博采慎择，去芜存精，选取著名之碑帖，上起秦汉，下逮明清，约得一千四百种。著录其年代、地域、撰书、行字，兼及递藏源流，书法评价，作一扼要之简介。

目前来看，此书所收碑帖条目较少，而且解说体例不一，但对于初学来

① 容庚（1894—1983），原名肇庚，字希白，初号容斋，后改为颂斋，广东东莞人。曾任燕京大学、岭南大学、中山大学教授，《燕京学报》主编，古物陈列所鉴定委员。平生治学勤奋严谨，著述颇丰，有《金文编》、《丛帖目》、《颂斋书画小记》、《历代名画著录目》等。

说，可以作为一本碑帖小词典使用，查找一些著名碑帖的基本资料，还是非常实用的。

8. 《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

北京图书馆金石组编选。1988 年起由河南中州古籍出版社影印出版。收拓本约两万种。大都是整纸拓本，凡经名家收藏、批校、题跋者，首先入选。时代上自先秦，下至民国。每种拓本注明尺寸、真伪优劣及授受源流等，为近年出版的大型石刻资料汇编。

二、文字汇编及释文类

此类著述主要收录碑帖原文并予以释读考证。

1. 《隶释》与《隶续》

南宋洪适^①撰。两书共收汉碑碑文及碑阴 258 种，魏晋石刻 17 种。每种先将隶书石刻文字用楷体写出，异体字保留原状，然后分别附加考释，涉及史事、人物、形制、所在地及文字释读等。《隶释》自第二十卷起附录《水经注》、《集古录目》、《金石录》等书中的碑目。现存专门集录、考释石刻之书以此为最早，《四库提要》称“自有碑刻以来，推是书为最精博”，它所创立的石刻著录体例对后世影响很大。惜《隶续》残缺不全。

2. 《法帖释文》

即《淳化阁帖释文》，北宋刘次庄^②撰。北宋中期以后，《淳化阁帖》十分流行，很多人以其为范本或临习或翻刻，但苦于其中大量草字难以辨识，宋元祐年间（1086—1094），刘次庄“取帖中草书、世所病读者为释文十卷，并行于时”。他将其中难识的草书释为楷书，刻在他所翻刻的《戏鱼堂帖》之后，由于比较实用，所以，刘氏的释文一问世，就受到世人广泛的欢迎，后来又被单独辑出，流行于世。但因为实属首创，其间不免有些疏漏，所

^① 洪适（1117—1184），字景伯，晚年自号盘洲老人，饶州鄱阳（今江西鄱阳）人。宋代金石学家。宋高宗绍兴十二年（1142）中博学宏词科，官至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善书、工文词，与弟遵、迈并称“三洪”。尤嗜汉碑，尽数十年之力搜集汉碑资料，先后著成《隶释》二十七卷、《隶续》二十一卷。另有《盘洲文集》八十卷。

^② 刘次庄（生卒年不详），字中叟，晚号戏鱼翁，潭州（今湖南长沙）人。曾为殿中侍御史，有书名。